欽定四庫全書

昌谷集卷五

宋 曹彦約 撰

表

代荊帥彭侍郎賀皇帝表

天生民而立君中全剛健雷在地而為復運際初元必有聰明者也之實體比出入朋來之象恭惟皇帝陛下緒接千載道謹王嚴時敘殷修成日就月將之學不遠而復天小儉而闡之德無極道長至之辰永底無疆之慶

知光明真積乾潛未躍風雷韜歌舞之聲離麗既亨日
月顯照臨之象負扆而山嶽震疊主祭而天人統和混
同冠帶之區率服氊裘之俗臣及茲末路親見盛時讀
建武詔書雖一見而已決頌慶歷聖德當萬年而無窮

賀皇太后垂簾聽政表

母儀萬國禮極尊榮子惠兆民治兼內外希濶本朝之
典發輝載籍之傳臣伏以仁祖初年保護實專于章獻
哲宗新政維持允賴于宣仁導末命于憑几之時共幾

務于代天之始周任姒覔無前比漢馬鄧莫有成功惟
我累朝示儀萬世恭惟皇太后陛下德高儷聖志務進
賢宻贊先猷盡柔順利貞之美志存風化無險詖私謁
之心宜位正于簾帷以奠安于海宇臣職聯待對身阻
祝釐景在崦嵫復見祖宗之盛體關夷夏卜知家國之
安

除直秘閣知漳州謝表

悉數外庸莫高閫寄又加中秘斷自宸衷仍兼芻粟之

官不改封圻之舊事無掣肘感極銘心伏念臣少也執經長而筮仕專門泥古從墨守於官箴常調進身故夷行於民事蜩欲飛而不至鼠有技而易窮請言旅見之深知或是廟堂之過聽率貔貅而乘障何有威名集鴻鴈以登車初無風采展轉受將輸之寄因循瘝調度之常孰移羣玉之仙來昇十連之帥平生俗骨夢不到於蓬山日近中權任每隆於荷槖豈半世泥塗之久曽一時朝蹟之無騄入選掄極新觀聽玆蓋伏遇皇帝陛下

艱難憂世忠恕用人乾轉坤旋得天地不言之美春生
秋殺皆祖宗從欲之仁七旬立偰於格苗八命方嚴於
作牧鼎來責重猥及人微臣敢不居安思危以榮為懼
復鑿井耕田之業保護黎元戒要功生事之心丁寧諸
將至若猩鼯之假息坐令貔虎之懷安敢輕徇於浮言
更審觀於事力時乎未至容少緩於先零機或可乘終
必擒於元濟

皇太后冊寶禮成賀皇帝表

儷極鴻名鋪張寶册告庭大號聳動綿區不知感會之
何如但覺驩虞之自若恭惟皇太后陛下母儀中正内
治彰明贊大議於頃刻之間導顧命於危疑之際莫名
造化與天比隆宜有尊榮佑宋無極恭惟皇帝陛下親
承慈訓悉踵舊規鏤玉為文聳一時之觀聽垂衣共治
保億載之丕平臣遠在山林式聞典禮讀建武詔幸生
聖主之時考思齊詩益見文王之聖

册寶禮成賀皇太后表

郵傳初播已極尊榮册命既成益新觀聽造端内治攸
觀外朝臣竊以易著坤柔同稱於地道禮存陰教元定於
母儀若乃祐聖治於歷年推仁心於新政本朝獨盛前
古未聞恭惟皇太后陛下德厚承天功高與子進賢更
化權綱夙贊於先皇憑几導言保佑尤勤於嗣聖已定
宅宗之位亟彰鏤玉之文邁古今之上儀接祖宗之舊
制臣叨聯扈從阻奉祠官尚與遠人被江漢人倫之化
幸生今日見國家母道之尊

賀皇帝立后表

誕敷大號表正柔儀風化所原聳動海宇典禮之盛超軼古今臣伏以天地並貺而萬物成日月齊明而四時運惟帝德欲光於下土在坤元當正於中闈若稽文物之朝必定褘褕之位恭惟皇帝陛下務思治國必本齊家上奉崇闈承歡顏於長樂近遵祖烈發顯冊於淳熙臣世受隆恩親聞慶事職修連帥莫陪百辟之班志慕封人更上多男之祝

瑞慶節賀表二首

十月為陽光啓寢明之運後天難老有嚴載夙之辰慶徹際蟠歡均抃舞恭惟皇帝陛下體堯神聖承禹儉勤接泰元授筴之期周流甲子過郟鄏卜年之數度越春秋時當虹電之祥允致天人之助臣列班紫橐今牧洪都鏡録千秋莫繼唐臣之筆觴稱萬壽載馳漢殿之誠

神告昌期久啓燕謀之慶祥開良月風流虹渚之光於昭誕節之臨不顯歡聲之洽恭惟皇帝陛下溥將受命祇

臣某言伏奉恩勅緣撰攀龍臺碑文賜臣物四百段研
精不優篆刻無術下帷闕蛟龍之學擲管慙鳳凰之思
猥辱隆命俾圖先範戴天知跼仰大象而增遊述聖為
言撫孤懷而自失寧足發揮一德揚攉萬分述虞后之孝
思談姬文之睿業而天情不匱帝造無涯式推愛敬之
心用廣褒崇之惠披文相質本殊黃絹之詞頒賞計勞
遂承紫泥之渥荷寵惟懼瞻恩載戰覥祇奉之日悚汗交
馳無任慙戴屏營之至謹附洛州奏事使具官臣奉表

陳謝以聞

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謝皇帝表

晚景侵尋合歸休於里社聖恩廣大尚勸誦於經闈美名聯學士之班厚祿假內祠之寵分皆過甚力則難任伏念臣息偃窮年遭逢新政絲綸三接無非越次之官藥餌一年遂起乞骸之念夢寐已歸於江國姓名頻叫於天閽謂宜已照於容光何乃尚稽於從欲上儀曹之紱猶入侍於金華出真館之綸更峻陞於寶閣盛服侈

解衣之渥精鏐分帝錫之珍為老臣將去之榮舉近歲不行之典玆盖伏遇皇帝陛下緝熙聖學振拔儒生知臣求退之意勤出於真實念臣在列之日淺姑使遲留加以不次之榮名寵以久虛之異數微生有幸末路增華而臣志氣索然頭顱如許集百憂於方寸脫萬死於毫釐馬戀軒之本心未敢釋露門之眷蝨負山之綿力終當掛神武之冠

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謝皇太后

遇皇太后陛下恩寧僭及器不備求坤德居中助堯舜
之先務母儀型外躬任姒之徽音成先朝三表之功協
聖嗣初年之政遂俾荒踈之學亦蒙块圠之仁臣榮與
憂并望非意及歸計已形於夢寐病軀益見於衰頹幸
際風雲姑依光於日月恐填溝壑願終老於漁樵

明堂禮成賀皇帝表

色動房心禮既成於陽館恩均海宇德遂布於端門徇
斯民遠罪之心廣真主推恩之意臣竊以國之祀典莫

重於親祠聖有統傳尤嚴於謹始當繼序不忘之日行合祛大享之儀熙事已竣一時創見恭惟皇帝陛下丕承累聖對越三靈志在守謙肅親於幾務事遵越紼益重於孝思璧琮奠而百志欽簫韶鳴而羣工肅情文兩稱上下交欣體祖宗不殺之仁普霑中外發天地好生之德下及昆蟲大號風行歡聲雷動臣奉祠嵩嶽留迹周南駿奔走而執豆籩阻躬陪於帝所覲會通而行典禮知上格於天心

掛冠於神武寧敢求多用是盡情庶幾從欲伏望皇帝
陛下順行古道俯鑒愚衷察臣久廢朝參難受無功之
賞念臣屢更繁劇本非避事之人無嫌反汗之難庶遂
乞身之願

賀壽皇生曾嫡孫表

乾健坤承尊莫嚴於太極山輝海潤慶遂衍於重孫邸
吏一傳羣心允愜恭惟至尊壽聖皇帝陛下功高協帝
孝極尊親脫屣無為既得廣成之道降年有永孰占郊

領熊湘心馳魏闕由一知萬與聞炎祚之隆以古揆今
竊謂本朝之盛

賀皇孫降誕表

前星有燿肇新朱邸之祥景命誕膺首啓緑車之慶體
關宗社樂極際蟠恭惟皇帝陛下勤儉刑于家邦忠厚
及乎草木天錫靈長之羨預正元良躬行積累之仁莫
名盛大國本繫無疆之望孫枝開有永之期虩虩震雷
倏增崇於乙卺詵詵螽羽佇蕃衍於雲仍臣近獲通班

於夙夜是為宗伯周官首冠於夏秋職思兼治於神人
親擢亦難於副貳若何俗骨亦玷清流玆蓋伏遇皇帝
陛下踐累聖之基圖新一朝之文物謂六曹贊長雖並
列於亞卿而三禮名官乃獨稱於華選欲講明於鉅典
猶推擇於微臣輔尚書喉舌之官託祈父爪牙之助天
光旁燭不間幽微人爵增榮若何稱塞臣敢不考三王
之制參二載之書事為制曲為防豈但詵威儀之盛朝
有著會有表又當明制度之嚴

禁路初陪未脫塵埃之舊經帷進讀遂覩日月之光驟加躐等之榮莫徇循牆之意伏念臣世逢九折門地一寒清白傳家始辛勤於簡冊倉皇就祿終汨沒於簿書歷四十餘年如夢寐之間置五三六經於齒牙之外不知老至矧以病纏聞帝王自古以來必資誦說若神聖其功莫大不假漸磨矧諸賢方盛於執經在孤陋豈容於分席忽傳除目殊覺驚心居論思獻納之班更令入侍近蠖濩蟺蜎之座矧乃前陳凡骨易仙禁懷增懼茲

蓋伏遇皇帝陛下事惟古訓聖不自居天縱清明熠熠
不遺於爝火海涵浩渺涓涓猶取於潢流求學問必至
於芻蕘任仔肩將示於德行遂令朽質得侍清光臣敢
不溫習舊聞對揚新渥雖則稟資駑下未深明玉板之
文亦須勵志討論庶不負金華之選

兼侍讀謝皇太后表

典武班行未見論思之益執經帷幄本無誦說之能驚異
數之沓來撫微躬而增愧臣奮身場屋脫迹山林初讀

父書早已失過庭之訓稍親師席久而非入室之科辛
勤粗服於官常展轉偶逃於吏議領銅符而出守當風
塵俶擾之時持玉節以觀風適邊徼陸梁之際亟受先
皇之眷誤膺元帥之謀拜恩累玷於絲綸投老久安於香
火忽被持荷之召俾列夏官曾何秉筆之長更兼史館
又進邇英之讀益增儒者之榮退省其愚若為可稱茲
蓋伏遇皇太后陛下功施社稷德協天人輔佐求賢始著
坤元之厚簾帷決事已重離麗之明方輕視於崇高尚

曲成於造化深培聖學用及臣愚臣敢不博釆多聞益溫舊習詠歌周雅體太姒之徽音反復商書廣高宗之時敏

謝改知隆興府到任表

西蜀歸田甫踐枌榆之境南昌謀帥誤當樗櫟之材叫號本在於乞身徼幸敢萌於易鎮已涓日吉始服官常伏念臣寒士得官初年有志念民生之不易吏貴循良際邊事之靡寧時當扞禦一意但安於死守萬分偶得

奕世傳心事益光於三聖正家有道慶遂集於重闈四
轍迅郵一陶和氣恭惟皇太后殿下徽音詒遠厚德資
生儷美重華力贊承堯之道問安慈福已成錫禹之功
燕及神孫誕膺天命臣聳聞盛事遐想詒謨命出隆慈
協億載萬年之計尊同長樂備九疇五福之榮

皇帝即位賀皇后箋

天命人謀統正傳於大寶陽剛陰相位首定於長秋端
本一家視儀四海恭惟皇后殿下慶鍾王邸德配震宮

母儀刑二南之風聿昭王化正名宮壼同體聖神臣獲覩彌文莫階庶列讀王言之播告知内治之修明

賀皇太后生玄嫡孫箋

三朝壽母彰甚盛於皇家五葉嫡孫寔挺生於朱邸體闡宗祏喜動宮闈恭惟壽聖皇太后殿下德順承堯謀參授舜追九功之惟叙膺萬福以無疆節届春祺方衍後天之算統傳正派肇開奕世之賢非惟曠古之未聞抑亦本朝之創見臣遠拘持節阻聽傕班本本原原知

慶流之遠大繩繩繼繼仰内治之修明

賀壽成皇后生曾嫡孫箋

日月齊明成功與子天地並貺奕世生孫胄出神明國
齊箕翼恭惟壽成皇后殿下化行彤史德紹徽音當慈
皇孝理之時聿修内治及嗣聖心傳之際實啓睿謨上
致養於東朝下流芳於朱邸雲仍未艾典册有光臣迹
在三湘歡同萬國闔端慶系已覿椒實之蕃基命皇家
永保蘿圖之固

賀皇后生嫡孫箋

三聖相授家刑國以開祥五世其昌子生孫而有耀璿源正派玉葉重芳恭惟皇后殿下婦順三朝母儀四海陽剛陰相佐駿命以成功天施地生與螽斯而比德格蟄蟄衆多之應固丕丕遠大之基舟車所通室家相慶臣屬茲親見亶末前聞夏道方興知有塗山之助周年可卜願賡大姒之章

昌谷集卷五

宋　曹彦約　撰

封事

應求言詔上封事

臣伏讀聖訓至再至三仰見陛下寅畏以奉天艱難以濟業不矜伐聰明不鄙薄愚賤博采旁求思有益於治道而後已臣待罪言語侍從之列職思其憂聖意之所未及猶當有以補報萬一矧惻怛求之可無一言以自

効耶臣竊觀陛下嗣服之初未嘗有失德於天下而天下之共治者常有凛然不安之憂天下之論治者常有歉然不足之歎不可謂之小故也豈新政所當行者有未盡耶抑事變之方來者有難測耶將異議者好為紛紛而不足卹耶抑將疑其說之不合而思求以勝之耶明良精一之地兢業萬幾主德必欲其宣恩澤必欲其流乃方與賢士大夫爭辨於是非之際疑似於從違之末則致治之效無時而可望矣都俞之堂何嫌於吁咈

好謀之主何難乎銷印施行容有未盡事變容有難測
異議者正所當䘏而其説之不合者不足勝也臣不暇
廣譬曲引以明前事之失亦不敢偷容取悦以媚世俗
之好竊以為重裘可以禦寒自修可以止謗若國勢之
所以未定與人情之所以未孚陛下諸臣皆足以應詔
言之矣不復條列以紊天聽請即其易行者而徑言之
庶幾其有補也陛下謹定省以事長樂開王社以篤天
倫孝友之行宜足以取信於天下矣然而兄弟至親猶

誤於狂妄小人之手道路異說猶襲於尺布不縫之謠
事關國體人皆以為難處矣臣猶以為易也守法者人
臣之職也施恩者人主之柄也漢淮南厲王欲危社稷
大臣張蒼馮敬等論如法文帝既赦其罪廢而勿王不
幸而死即封其三子於故地以示私恩此往事之明驗
本朝太宗皇帝之所已行也今若狥文帝緣情之義法
太宗繼絕之意明示好惡無隙可指雖不止謗而謗乃
息矣陛下招山東以復境土撫忠義以幸遺民混一之

機宜閫端於此矣然而跋扈之將肆凶殘於制閫授鉞之人持依違於兩端去留不常包藏未發事關國勢人以為難處矣臣猶以為易也戌虎牢之城鄭不得與晉爭杜大行之險楚不足以支漢用兵之道可以形格而勢禁不可以直致也江內者兩淮之腹心正軍者忠義之主宰有三萬之正軍然後可以制一萬之降卒有十萬之正軍然後可以制三萬之忠義今盱眙孤單江西闊遠三衙渙散見謂脆懦若能徙江外之闕額立江內

之重屯人衆而聚則有才可選軍歸其營則無券可擘可以省廩稍可以減般運使超石拔距之勇出其中而牛酒日至之聲聞于外然後經理淮壖振立威柄則犯上者翻為孝悌而狂狡者莫不率服矣陛下位置虎臣布列閫外峻陟驟用不拘常制宜有以得其人矣然而每一選用物論洶洶幸而無事則舉朝相賀不幸而敗事則舉朝歸怨事關國論人以為難處矣臣猶以為易也冠準之在北門則白溝不警矣張浚之在江左則淮

淝不震矣今大而帥守小而一州選用已定臣未敢輕
議金陵虛席公論之所屬目合公論則朝廷奠枕拂公
論則海內寒心筋力不逮者既不可以勝任望位未至
者又不可以嘗試或已試而軍民不服或未試而公論
不與豈惟臣獨憂之凡心乎國事者皆不免於過計矣
臣以為人才不可以全求公論不可以力勝與其用輕
虛淺迫之人不若用遲鈍木訥之士與其用掊克聚斂
之才不若用寬裕溫柔之德其仁聲足以安百姓其器

分而與之議事故中外無不盡之情而田里無不安之
俗今已至者列於朝而未能行其言未至者遲於外而
未能必其進有言而未用則或者疑其沮於訐當言而
未發則或者疑其局於懦日月逾邁功效蔑然循習如
此其視前日未求賢之時何異今若考其言而信其所
學用其長而棄其所短則能言者無面從有懷者無腹
誹矣陛下求言之心已形於御筆而播告之旨復發於
手詔勤勤懇懇惟恐不逮宜有以獲其利矣然而外議

致疑莫能解釋以爲明言文武似或止於衣冠而泛言小大恐不及於韋布事關國脈人以爲難處矣臣猶以爲易也赦令之已行者猶必曰該說恐有未盡詔旨之已誤者猶必曰前降更不施行況已謂小大之臣則凡率土之濱者皆得以盡言矣引而伸之特在於一命令之間耳孝宗皇帝即位於六月之丙子而求言降詔已見於是月之甲申至八月壬午而進士上書者已補官矣九月癸丑而布衣獻言者已詔赴都堂矣今若明降

指揮發揚詔旨之意精選近臣考定可采之策舉而行之不間於樸直旌而賞之首及於疎賤在上者罔有逸言而在下者民用丕變矣凡數者舉天下皆疑其難而臣獨以易言之臣非輕此數者而忽之也懼陛下疑言者之過而以為不可行也懼言者測陛下之意而以為必不行也果其不戾於聖賢不拂於典故可以寛聖慮可以繫人心若何其不於簡易求之而使上下之情扞格而至於此也然臣猶有獻焉立天下之事者貴乎斷

程度者若因某人之說而建某利用某人之策而除某害適命於上者不失於斷而推功於下者益示其謙此則舜禹之用心也故曰立天下之事者貴乎斷而處天下之事者貴乎謙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黄帝之後於薊孔子為政甫及七日而肆少正卯於市謂盛德不可不速祀而姦究不可不速去也臨淵而羨魚者不若結網之為便冠冑而枕轡者不若彎弓之為健賞罰之所當行命令之所當出聞一善則若決江河去一惡則

迅如震霆使責望於上者無所憤怨而玩狎於下者不至苟免此則武王孔子之用心也故曰處天下之事者貴乎詳而行天下之事者貴乎速今天下之大害者莫急於贓吏羣臣既已言之而陛下既已聞之矣竊意陛下將以行其言也而出令未暇也天下之大害者又莫急於苞苴羣臣亦已言之而陛下亦已聞之矣竊意陛下亦將以行其言也而出令未暇也議者不深察朝廷之意即謂厭薄其說而不用臣知其不然也陛下無意

於求賢則不發求賢之詔矣無意於求言則不發求言之詔矣贓吏之不可使治民苞苴之不可以立國夫人而能言之其在聖明豈不知此何忍迂緩隱忍以至今日哉行臺諫之所已言用轉對之所通論求贓吏之昭灼者而深治之雖有功勿貸察苞苴之肆行者而遠斥之雖親賢勿釋立此之斷處此之謙慮此之詳行此之決則臣猶以為易也觸類而長舉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矣然則天下之事終於易而已耶禹曰后克艱厥后臣

克艱厥臣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聖人之言有異於臣之說者何也蓋難於保治者君臣之心而易於行事者君臣之政也有心於慮治則於理為難有政以為治則於事為易上天有靡常之命祖宗立不拔之基以朽索而馭馬以弱水而載舟若何而謂之易從諫則能如流改過則能不吝賞善罰惡惟恐其不及舉直錯枉惟恐其不速若何而謂之難臣之所謂易者特在於舍己以從人耳慮治之所以難羣臣既已言之為治之所以

易臣遂得以進其說雖二事也其實一理也古者天子即位三卿進策始之以除患則為福次之以先患慮患謂之豫終之以禍與福鄰莫知其門豫哉豫哉萬民望之以為禍者福之所倚福者禍之所伏言福而不言禍非所以愛其君而憂其國也陛下勿謂天災之未見而以為安也勿謂外難之未作而以為治也天災未見楚莊王以為憂外難未作晉范燮以為慮董仲舒所謂出災害以譴告出怪異以警懼者推廣此意也賈誼所謂即

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卒然邊境有急者端本此說也臣壯時粗有志時事今年六十有九多病少安去死無幾心志既已不强議論又復淺陋自量筋力無益斯世感陛下求言之意而羣臣又已建責難之意敢復求其所以易者以獻望陛下行之而已非敢反常說而背古道也惟陛下與大臣圖之臣不勝惓惓

應求言詔書上封事

臣伏讀正月二十三日詔書求言於搢紳之彥芻蕘之

微以為厥今百度未釐三邊未靖人才乏而未究搜揚之術民力困而未明惠養之方救此弊端寧無良策乃若箴規主失指摘宮邪人所難言朕皆樂聽臣讀至此未嘗不聳動太息識陛下望治之切也竊惟陛下嗣登大寶十有五年內無宮室苑囿之美外無弋獵狗馬之好以此為治宜將上咸五帝下登三王然而奸臣所以怙勢公論所以靡容屏蔽聰明排斥忠直致使更化再踰於月律求言罕見於奏封有如詔書所云者則為治

之道豈固有所扞格而不可至哉祖宗設求言之法其於人主之一身審矣臺諫之職所以議論是非給舍之官所以糾駁章奏侍從之有已見則論思者可以無廢職史官之有直前奏事則記注者可以無隱情至於講讀之侍燕閒兩制之備顧問朝殿之有輪對暇日之進故事莫不啟沃帝心助成聖學下至於主兵官之有倚仗子樞屬之有承旨公事外任官之有朝見朝辭草茅韋布之有封章亦皆互相發明無有壅蔽朝思夕惟可

因否革與二三大臣謀謨而力行之造命於上者謂之
萬幾著見於下者謂之百度順此而行何治之不致陛
下在潛邸時尊儒重道講論經義無有厭斁龍飛之初
每欲延見舊學咨詢治道收召名儒虛懷聽納當此之
時天下仰望謂高宗孝宗之治指日可見自慶元改元
之後當宁恭默大臣奏事不聞有所折衷小臣奏事不
聞有所訓飭士大夫絶念謂陛下無意於政矣今者大
明公道詔求直言治病於已病之後改過於悔過之時

是宜明哲未臨姦蠹既消然而外郡章奏累月不下軍機急速踰月不行省部之事未免稽留朝堂之務失於叢脞内而京局外而州縣奉行不虔絶意治功置郵傳命稽違程式無前日專權之患而有上下不任責之憂此則勉强之道未行而瞑眩之藥未進也木本無蠹根不茂則蠹有時而生人本無疾氣不盛則疾有時而作人主於剛健之時明君人之道審為政之理則奸邪無自而執柄近習無自而用事惟夫翫時愒日不以稼穡

艱難為憂居安忘危不以祖宗積累為念則賢人君子
必皆遂其難進之心憸人佞夫復有以堅其患失之意
利害莫從而上達福威因得以下移百度未釐當必由
此令不開公正之門鑒偏信之弊而獨拘拘謭謭守常
執固以簿書為實政以歲月為無用此何時也而固為
是不切之政耶陛下閱百度之未釐則必以持守為難
以逸豫為戒大臣造膝必與之反覆詳盡羣下進見必
為之謙虛接納至於軍國庶政亦以委任責成等計見

效正不在於懲沸而吹虀也臣聞兵所以撥亂亦所以起亂因亂而撥之者其兵直無亂而起之者其兵曲古人之用兵一皆為民而已彼其困於鋒鏑之慘斃於轉餉之勞父子不得以相見兄弟妻子不得以相保聞撥亂之聲則必欣欣喜色而相告此簞食壺漿之禮所以至而奚為後我之言所以發也若其耕田鑿井以為樂仰事俯育以為安身不履行陣老不見兵革聞起亂之聲則必疾首蹙頞而相告此豈言語之所能詔告而刑

罰之所能驅迫哉是故聖王重兵生民厭兵老師宿儒
不敢談兵武夫悍將不敢佳兵順乎天而應乎人如此
而已彼首兵議者何所見而為之耶謂國論已定歟則
朝行而夕改矣謂國勢已振歟則兵冗而將驕矣謂國
用已備歟則帑無十年之財廪無一年之蓄謂敵人已
弱歟則起兵百萬而空虛之證不見開邊三年而中原
之豪傑未歸兵已連而不解和已議而難成遂致貽憂
君父流毒百姓三邊之未靖將何術之可救也疾痛未

深可以導引轉禍患未成可以言語感令起兵釁而失地利求和議而竭國力誅首謀不足以厭其心頻遣使不足以得其意事勢急矣非可以常說解也主國是者貴持重決大議者尚操畧夫恃强則欲戰畏弱則請盟寒氣至而厲甲兵煖氣效而弛邊備則庸人妄夫皆足以有為何貴乎豪傑之士應酬萬變而不窮也敵雖剽勁而兵機變詐乃其素講非如中國之人習熟禮義遇有緩急取兵事而徐議之耳彼其大舉於丙寅以威聲

脅我疲敝於丁卯以和議欺我察其情實豈不以歲幣
為利惟其所問輙應所求輙得以我為易與而直以無
道行之若又處之不得其宜行之不得其道必將違其
本心縱貪饕之欲而未已也夫語殺人者未必殺人以
其謀之淺也然而人或不畏則怒而殺人畏之已甚則
逞而殺人殺不殺在彼備不備在我實利實害不繫乎
畏不畏也勿謂求之太過可以得其心拒之太峻無以
制其命彼誠欲來非可以盟誓沮彼誠不來非可以言

語化其和也則不來為正兵來為奇兵其不和也反是此靖康之和立變於頃刻之間紹興之和反覆於數年之後事有商鑒不可泯沒則兵之用否不在於急和明矣陛下念三邊之未靖莫若遲留小使督責邊備內為不必和之實外不没可和之名使之不測事端君臣相怨假以數月便見真偽設復大舉則其民固已怨矣欲進而此已戒嚴欲退而彼有叛兵辛巳之勝可復見於今日也人才之未盡非搜揚之所能得也昔者堯舜繼

軌元愷至湯武革命伊呂耦有如是之時則必有如是之用不借於異代久矣以賢馭能則人才衆以能馭賢則人才寡非衆寡有時而不同亦進退有時而消長也是故才滿天下真才不百一苟其有所抱負思欲自効於一世則必居易以俟時藏器而後動上之人不思有以善用之喜材術而鄙禮義重奔競而輕恬退則識時之士必有相攜持而去者矣禮不重無以致純儒爵不吝無以慰志士忠佞並進則忠者退賢不肖混淆則賢

道喪風俗不美謁見者以伺候為常致書者以晝一為
重隔越初任便求堂除鄙薄外庸躐進朝路致使治職
者無著效居官者無固志以州縣為假塗以表著為捷
徑苟不反其道而用之正恐廉靖之士耿介之人入山
惟恐不深避世惟恐不速矣近歲朝士補外終更者少
責要起廢驟進者多選人入朝不數年可以除節京官
外任率十年不可以得郡刱令邊陲多事士大夫宣力
暴露之賞不可以望御帶知閤之厚扞禦之秩不可以

比榷務茶場之多正當比量重輕斟酌緩急久任者却與内徙再任者更與優遷使被堅執銳者無怨辭貪進嗜利者無倖位則人才不乏矣抑又有可言者古人於一世人物要必盡其才而用之反覆謀議惟恐其不熟默觀審察惟恐其不稱聽其言而信其行觀所由而察所安故能任之以事而無不成責之失職而無敢怨近日之事則有甚不然者宣威之臣賦上明命用舍利害所繫非細今或給以諭民却使撫兵始不知謀終使任

事欲加之罪其能無辭將帥之臣人命所恃兵將相知猶恐不齊今乃擢為郡守本無尺籍分撥他屯驟使臨陣欲責之效其何能必甚至身為執政不與廟謨並列樞府不知兵事朝廷用人一至于此雖俊傑未免苟且歲月以公府為傳舍以伴食為保身不然則有高蹈隱跡者耳陛下念人才之乏而未究搜揚之術莫若均內外之任制遲速之法驟用恬退屏斥僥倖至於廊廟之任閫外之寄事大體重不輕所予則人才皆至矣人君以

天為心以民為體斬殺不時不可以為孝言動非禮不
可以為仁中興惠養九十年兼愛南北豈不知大讎未
報正統未明為民受屈循至今日自兵興以來百姓之
失業者不可勝計也曩時農夫今應募而荷戈矣曩時
壯丁今死戰而暴骨矣大江以北莽為戰場淮襄關外
半為丘墟人煙稀少十無一二而米斗踴貴其值數千
秋熟尚遠人情可慮兵之害民如此其酷也邊民喜亂
失其良心或假託忠義肆為盜賊或結集鄉閭侵擾對

境居南界者以北界為怨敵居北界者視南界為仇讎剽及牛馬掠及婦女邊臣坐視不敢孰何要功生事者又欲作戰勝申奏僥倖推賞引惹邊釁屠戮平民無大軍可以迎敵無城郭可以禦侮展轉退保莫有限齊江北之民何所告訴束擔維舟日謀竄逸廢生生之具失耕農之業加之調發不常和糴方急已去者流為盜賊未去者苦於飛輓如此不已亦恐召釁稔禍不特北騎之可畏也既不能兼愛南北又無以感動中原復古本

意相去愈遠古人征討叛虐兵不血刃爭奪城邑市不改屢所謂師出以律否臧亦凶而況和戰者朝廷之微權整暇者邊臣之守職無事則櫜弓卧矢敵人開戶有事則整兵而相向先鼓而後行事至而戰不從中制至於和戰大議事關國體若使勢不容已決意用兵必須大啟元戎弔民伐罪行一不義皆所不為若欲復尋舊盟尤當邊鄙不聳何至魚肉生民背天理而違古道使斯民至於此極也昔者河南之民被祖宗德澤不忍使

其子弟終於左衽父詔兄語朝思夕念望恢復之期念須臾無死則以中國之仁厚有以勝其慘刻中國之禮義有以別其放蕩也是以臨邊而語則自謂漢民交鋒而戰則常主倒戈每敵有長驅之心則未嘗無後顧之患若使結怨境上不能息肩中原遺黎自為勍敵對境之間岌岌乎不可以朝夕矣是故不安河北不足以服河南不服河南不足以制強敵陛下念力困而未明惠養之方則必明詔大臣講求邊政博詢羣臣選求邊吏

以版築儲峙為急務以誅亂禁暴為初政也大軍以防姦民明黜陟以戢姦吏則民力少蘇矣百度之未釐三邊之未靖人才之所以乏民力之所以困臣固畧言之矣至於所謂箴規主失指摘官邪臣雖不才親逢求賢之主豈敢無説以處此也求言者治之形也用言者治之脉也漢光武建武詔書第五倫知其聖主唐德宗奉天詔書淄青軍士為之泣下言語感人其效如此本朝徽宗欽宗用之宜足以收召和氣而諄復昭回曾不及

事然後知宿患積弊根盤節錯利刃敏手猶恐不及是必審造命者如救頭去害政者如決癰坐便殿如受國書對羣臣如遇大敵此心所存對越上帝及其見於行事特其緒餘播於詔告特其發見有雍容和緩之意無急遽淺迫之謀如日用飲食不改常度如深居簡出不啟外侮此古之聖賢所以於穆而不已獨立而不懼也臣在遠方不識事宜但聞攬權之初威聲震赫朝廷不及知禁近不得與竄殛大臣歸過兵釁募驟賞偏將峻及

廡車事出一時邂無前比然而人心未駭士論未譁皆謂改弦易轍必將取前日弊政而一洗之既而屢遣小使不少暇逸屢詔集議不立成筭邊陲之間易肆欺侮朝廷之上兆無執持事叢於更化之前而效未著於更化之後發威王之憤不足以擊魏衛赫文王之怒不足以遏徂莒則是規撫未定議論不一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人徒見春事已深羽書稍緩苟寬目前便謂奠枕不知水潦一去秋風便高和議苟成敵情難測設使

誅求未已干戈復尋敗軍之將不保其復勇棄甲之軍不保其不潰糧運不保其能繼器械不保其適用廟堂之上將何說以濟也始謂權臣專制使執政之臣不得與議今議已與矣比前日何如也始謂權臣撓政使宣威之臣不得行法今法得行矣比前日何如也僨帥之當易者幾處虛籍之當汰者幾許官吏之任責者幾人新政之望效者幾事長策急務未見毫末而簿書期會益以弛緩陛下有罪已之心至使天下箴規主失行綜

核之政又欲使天下指摘官邪不知人主用人一失其
柄則箴規主失尚可逃譴指摘官邪其罪反大甚而臺
諫給舍繫天下之公議顧乃朋邪結託為執政之私人
漸不可長至有竊天下威福而不敢問者拔本塞源非一
朝之故也古人以議執政為美談故政成而人頌其德
後世以議執政為獲戾故政弊而人指其過祖宗盛時
成憲具在文彥博之權方重唐介數其罪而不疑韓琦
之勢方炎王陶攻其短而不避法家拂士君子之良師

也危言激論朝家之藥石也苟使大臣當國皆得以言其非則過小而易悔事近而易復有策免而無誅夷有待罪而無貶斥手足腹心之喻復見而徵招角招之樂作矣浸失本意此事未久大臣當軸惴惴然恐天下議已鉗制言路頤指給舍甚至假制誥以導私意因批答以報私恩推頌功勳極于元聖討論典故不由舊章一旦聖鑒所臨與衆共棄然後枚數其罪派別其姦人人得以肆言事事得以詳論主失官邪莫甚於此陛下誠

厭習俗胡不取祖宗之法而施行之選用臺諫必使百官雜舉不使大臣干預其間斷自聖裁惟意所欲至於講讀之官可以非時見内宿之官可以夜分召或賜坐於燕閒或前席於宣室下民之問詢及芻蕘邇言之察不間疎遠則主失官邪氷散霜釋矣臣誠知陛下所謂官邪不止乎此竊以為事勢方急非卑官小吏之所暇問也又况立法者在朝廷行法者不在天下一時之所立萬世之所行皆朝廷也烏有朝廷壞法歸罪於天下

而更立法以勝之此不公之甚也是故薦舉之有請求非薦舉之法也請求遍天下而謂薦舉之法當變誰之罪也官吏之有權攝非官吏之法也權攝遍天下而謂官吏之法當變誰之罪也押綱隸州郡而州郡不得專廂軍屬州郡而州郡不得使以至銓試之有代筆太學生之有詭名舍法之有異恩銓法之有堂帖是豈遠方寒士之所得為哉令不必純法上古求過於祖宗之時但只如紹興乾道淳熙間上下相維亦足以致治此在

陛下宵衣旰食勤勤懇懇不以去權臣為成功不以和戎為得計坐薪嘗膽日與羣臣商搉求其所未至勉其所當行庶乎其可矣不然則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內無善政外有强鄰坐享太平又不得如今日也昔趙普戒太宗曰邪謟之輩蒙蔽睿聰非次興兵出于偏聽太宗無是事也蘇轍戒仁宗曰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不聞咨謀便殿無所顧問仁宗無是事也忠直之士自古所同誠實愛君不知其罪仰惟陛下求言之切臣不敢

不盡其愚惟陛下赦其僭幸甚

乾隆御覽之寶